耦耕堂集

耦耕堂集文卷上

新安　程嘉燧孟陽著

聊城後學金麟士渻老訂

金　望渭師較

前運判汪君汝澤壽序

當天啟中遇汪汝澤於京師君時待次南宮將上銓當除為郡佐貳會　朝廷以軍需乏竭議制山海之利以贍邊陲之急特開府鑄錢荆州是時太僕董公治畿南水田歲有饒羨於是晉擢公司空總督錢務兼董兩淮鹽課許便宜轉

輸以資鼓鑄自簡佐吏以至廉君有卜式之忠計研之策遂補君幕僚未幾臺臣害公權重乃嗾言官奏罷之一時附會覬望者爭媒孽其所置僚吏且誣伏以贓私用疢痗公於是天下有識之士咸謂朝廷用人不專任事不壹輕受嫉賢之怨撓經國之議信讒謗之口解忠幹之體相與扼腕太息以爲國家忠邪枉直否塞之會係社稷安危强弱之大計而非止一事之失一夫之冤也方是時權璫專恣暴橫中外宵人煽禍爭侮弄威福以荼毒搢紳一時忠臣義士

清流巨室前後枕藉　詔獄凡虎冠之吏緹騎
之跡吞噬四出狼藉縱横於道路閭閻囂然則
君之罹於讒喙而幸免於虎口者亦幾矣君治
任筮事未朞月初劾奏董公疏中未有君名其
後試者承望風旨妄意株連以他人事飛坐君
君義不辱不肯赴吏對簿家產悉用蕩盡逮逝
璫敗附麗者得罪御史方公奏理前事明君等
三人非辜宜還原官時君已困於眚用七疏請
闕辨復徒抑鬱以老此余輩親知所以深爲君
悁憤者也君方少年時與吾友孫履和同買淮

陰廬江間以材智信誼屈伏其儔所至賢豪爭附之瀏瀏然無仕進意晚值　國家破格求士君乃思竪尺寸冀沾一命以褒榮其親而卒以齟齬志用弗遂然嘗聞之禮云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次能養夫以汝澤之爵然不幸雖遭時不幸積受吏議而始終無纖毫之玷則君之所爲榮親者亦大矣亦何憾於不遇哉頃年以來君再過余海上每至信宿酒酣笑謔身世若浮雲夢幻無足思惟君嘗爲之蹙然頻履和之二丁日介日會就吾而謀曰舅氏春秋六十高矣

徵子之言何以往觴翁余知君仁孝人也故復引所聞於曾子者書而進之

九十翁侍泉黃君家慶序

三代皆有養老之禮兩漢唐宋舉無爲壽之文始於近世自六十七十以上每進一紀輒於生辰舉賀凡宗族姻黨率徵文名詞假名達官顯人以爲賓客交遊光寵比比而是若夫年至九十而神明不衰志慮精審起處康惔又且家給用饒擅閭閻之贏比封邑之入無榮期帶索之累而有端木結駟之侈此葢千萬人而不一見

巳然或齒高者貽在得之戒爲富者有多藏之譏若富而好行其德稱其人足以表鄉里跡其事足以善風俗此洪範之所謂攸好德備壽康而兼五福求之王道蕩平之世錫福庶民之時猶或難之况夫身享期頤令昌令望專之奕世父子濟美兄弟方穀黃髮鮐背相聚一堂爾耆爾艾以引以翼此尤積善之餘慶庶幾邦家太平之盛事而非止爲鄉曲之榮觀也今黃翁父子殆其人矣翁家詩禮舊族廬井介江海之間其天性孝友至行過人倜儻號有幹局而好與

人拯溺解懸往往仁心所發不顧其力之所及也仁惠所加不擇其意之所親也當嘉靖初年倭夷內閧翁年甫髫即挺負其弟出賊中所居既蕩析父獨臥疾荒墟翁負販給養晨夕聚糧裹藥懷肉往來數十里躬視床蓐間無少乏一日為風雨偃蹇父譙其後至令自叩頭觸床幾至流血翁起敬不敢有迕色蘭溪方翁無子以翁為贅婿方市藥海上得翁而貲產日殖翁為納少婦晚而生子延師教之又代為搆堂宇營田舍美供饍終其天年方翁壽考九十有四時

翁年亦七十越千里護喪歸葬其鄉方之族人咸深義之今孺人方媼亦躋九十與翁偕老而其子長君震寰年七十次君震霆亦既六十皆詵詵黃髮日齊眉遶膝左右色養皆能率翁之志拓翁之業友孝恢於二難淵睦浹於九族錫類而不匱好德而不厭其諸孫並以詩書將奮起黌序之間又克顯揚而光大之其福澤涸未艾也余嘗歸太僕熙甫不喜與人作世俗爲壽之文余賤且老其言固無足重而性尤恥爲諂諛之詞孝廉張君藹然論篤君子也乃掾幣

踵門謁文於余豈以余學爲古文嘗有慕乎古賢之不輕諛人者而庶幾其言可信與既竊高黄翁之賢與其世德之美因繹洪範之旨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及論嚮用五福又序好德而並陳之豈非以富壽康寧者必有德而後爲福之備與余故樂爲序次之以見翁之富壽世或嘗有而翁家之世德不嘗有嘗之以示其鄉人以遺於後嗣猶可以見國家太平人物之盛以爲鄉里風俗之勸與凡世俗之徒尚貴顯相誇詡者不可同日而語也是爲序

錢母顧太夫人前誥封太淑人八十壽序

少宗伯海虞錢公既免歸日閉門却埽誦詩讀書詠歌先王之風晨昏弄雛抱子承顏遶膝歡嬉淋漓幾不知日之昳而歲之晏如是者閱三四年母夫人壽躋八十公以洪偉廓落之資文章風節爲人士所宗　今上登極特起公田間將決柄用而爲同進者所齮齕天下有識忠義之士猶然想望風采公獨一辭而退匿影埽迹耕鑿之與居魚鹿之與遊飄飄然侶雲月而絕塵壒曾不復知有卿相之榮傾軋之累其於出

處進退之際庶幾哉大臣之以道事君者自古忠臣志士其或遭時嶮巇流離放斥往往眷懷顧望憂思感憤鬱極而不可解而公何以能浩然若此則太夫人之志也公自登第山棲十年迨　神宗末命入直史局再起再躓中閒憂讒畏譏涉身風波不測之淵者屢矣而太夫人處之終始泊如也象服翟車夫人未嘗御紡績機杼夫人未嘗輟其視寵辱得喪譬猶晝夜瞬明之代於前而是非毀譽之感不啻時鳥之過耳而蒼蠅之承睫也迨夫謗焰已息公道已明方

且愛桑榆之日樂期頤之壽獲匪躬之喜著不辱之孝所謂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者公亦何爲而不浩然也哉然則沮公之出者雖甚者之意而寔太夫人之心而天寔助之也孔子之傳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公則以之其象大有六五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太夫人之信順似之不肯欠依公朝夕侗公母子慈孝之聞獲覩其深今之思賀公者咸有視侗爲頌言以道之

從叔蘭亭七十壽叙

吾宗自梁陳迄元世居篁墩最後遷長翰山成化之季見於統宗譜者嘉燧之高祖諱泰與叔父之曾祖泰琳公兄弟也 國家以來世用本宗今[illegible]見之親不過千餘指而先世獨以族望相高不妄與閭黨齒通婚婣當其時士皆脩岩穴處士之行而家著閨門雍睦之美雖仕門宦室猶推其舊德令範以爲表儀自予少長有知而人情騖趨於貴勢羶於貨利而流風遺俗日以渝替吾祖宗之遺教亦巳衰矣叔父之父柏

軒翁與　爲同堂緦屬而氣好如同氣皆躬難
得之資貧特立之節有博通之材孝友恭謙至
今爲宗黨所思慕蓋處士之傑然者也君爲柏
軒翁次子少侍翁遊章贛之間愛其性和順使
學琴授宮聲數引終身未嘗有厲聲迕色諍辯
之事人無少長咸飲其和卒以廉賈坐致富饒
中歲其子能繼其業益恢大之自爲兒童善事
父母得其懽心與兄友愛白首克讓終無違顏
生平不以機智御物不欲材辨先人斤斤務本
節用而猶能以餘澤淑其後嗣可謂賢矣憶予

始歸山中予九齡君方七齡相娛嬉於松塘竹林之下日見族之長老蒼顏白髮扶杖曳履凡十數輩日來列坐環侍於數仞之堂相與衷言情話商晴較雨或時琅然敘世德之駿烈誦前脩之清芬其或族人敗理傷教者則誦言諷切而訓飭之至今思之其言若可誦其諸老猶若在目也俛仰六十餘年不覺已身履其事追思里門多非昔觀谷口古松千尺之植百圍之蔭凋瘁亡幾惟老屋中堂巋然不知操杖几日來逍遙其下凡幾人其間尚有長幼侁侁談論斐

娓有諷有規以述祖德而詒孫謀者尚有如昔人之盛否也叔父當亦有慨然於懷者矣歲庚午夏予在虞山耦耕堂叔父以書來告予言歸予即日拏舟送之留衣爲别今匆匆又七年而叔父神明不衰飲啖加進步履輕捷　如意先是已盡錄其貲產分授其二子長孫且相繼受室皆循循能世守其業頃自流賊剽掠中州幾犯淮揚吾鄉之客汝潁廬亳間者被禍殊慘即吾姓之同譜而罹於兵刃者幾何人幸而吾宗獨全諸弟所居爲鄴之金閶尤江南繁華全

盛之地今叔父優游林泉年躋七十而子孫皆能養志田廬足以供伏臘酒醴足以召里社衣冠足以致賓客居然太平之榮觀豈非天之所獨祐而人世之罕覯者與率吾宗之少長咸舉一觴相賀宜也羣從兄弟屬予爲文以兩世締好之故與叔父童稚相愛之久遂援筆而不敢辭

壽侯母龔氏太夫人七十序

崇禎十有三年春三月既望爲侯太夫人七十生辰其長君江西學憲方以治行課最天官璽書稱卓異冠諸省先是投劾乞身願歸拜舞

於膝下會　朝命眷脩不得請其弟次君日聚
順於家承顏於左右其諸孫五六人皆相與後
先娛侍以承太夫人含飴分甘之樂可謂盛矣
昔在甲午太公大參先生壽八十而太嘗適舉
於鄉余時獲從通家之後旅進于庭太公對客
飲酒談笑終夕不倦贈公與諸弟侍側喣喣有
嬰兒之色蓋自太公以繡衣朱芾白頭將母以
至太夫人之王姑與其君姑皆躋眉壽享子孫
之榮祿以迄於今殆五世矣學憲兄弟夙鍾至
性依回烏烏之養十年不仕今上登極起侯其

焉雖處橫逆而聆其咨度迹其行事不虧於禮義不毀於幽獨其于孝友忠信殆斤斤如也自是居尉喪其內助出則失其資斧而　朝廷方遣內璫四出以橫征數呂罔江湖商稅之利翁遂慨然終身不娶袖手裹足不復規什一于四方矣居家惟課子育孫授以不爭之產養以不耕之圃諸子亦皆能養兄之志長君尤力學勵行精于易數冢孫博雅工醫方鄰境旁邑爭延致之咸能循循然守厥祖父孝友之教以是娛翁桑榆之景亦可以自樂矣天啟甲子春始從

上黨還見兄容髮郁然談笑諧適飲啜豪快夙
眈堪輿家言其步履超越淩險絕如平地望之
疑神仙中人今別來又十六七年而神明不少
衰形體益輕舉閒時時登覽於崇山幽泉之上
自顧蒲柳久衰蹤跡匏繫回思家山宛在夢境
願一接杖几共觴詠而不可得追念平生親知
凋落殆盡當時之豪華少俊悉同逝水即所號
爲銅山金穴熏天炙日者已盡化爲烏有加以
邇年夷虜猖獗冦盜縱横戎馬蹦于　京闕蛇
豕突于　陵寢舉目有園葵滄桑之感其于今

昨盛衰消息之數離鉠聚散之際又豈足問哉獨兄一門歸然傳累世孝友之遺澤兄一身係六朝太平之耆德斯匪直一時鄉閭之盛事亦百世敦史之美談也耶敘次其概俾幼子士廸奉一觴而進之

族叔父逸休翁八十壽序

吾家世以孝弟詩禮聞於鄉閭其人率多壽考或躋耄耋昔吾高祖音美公兄弟皆享年九十自世廟中年以來罕或繼之邇歲復有逾九十近百歲者如敔陽逸休兩翁相踵躋八十皆吾

家長房昇公之孫也相傳　成祖文皇帝營建北京時長翰山程籍中富民當大縣京師昇公獨身肩其役庇其二弟其季則嘉燧之祖尚公也少時猶及拜昇公畫像虬鬚豐頤面如紫玉後燬于火而其季尚公之像至今藏于家歲時猶供奉云昇公之再傳曰泰崇公特以孝友忠信取重于世嘗倡其宗人經紀塋墩世忠祠墓爲宗老祭酒其後類多强幹喜事有前人之風其尤好讀書能文詞善交遊惇睦皆義不幸早世曰文丘甫者逸休翁之子也翁少孤育於寡

所稱材俊景附雲集爭願交君兄弟間而君獨

取抗直謇亮之友折節而兄事之於斯時也少

保公日閉門却埽將與造物者遊超然如白傅

之居洛下樂全之歸南鄰而其文彩風流之澤

足以鼓吹一時照暎百世二子又皆以詞翰克

濟其美君方年少氣盛材藻溢發琅然鶴鳴子

和塤吹篪應矢口捉筆往往得於酣嬉淋漓之

閒固足豪已所云繡虎軒者葢自命也未幾少

保公捐棄賓客長公繼之獨縠目兢兢與兄于

持門户歷憂患涂倒坎壈忽忽有憂生之嗟嘗

與李生長蘅鄭生閑孟讀書痛飲中夜相顧頹
然頭童髮白或泣或歌予常亦俛仰其旁丙午
夏入都經紀張氏孤甥歸試下第益無頼幾不
可辨而君亦遂不長矣猶憶乙巳長夏君盡出
其詩使予一一爲之詆訶之君未嘗不快然拊
掌也君爲人內行甚脩孝友篤摯與人交忠信
廉潔緩急出於至誠張君寔早死孤發子然貧
無置錐君爲倡率醵金復其累世之業俾當有
焉嘗憐予無一廛之居欲葺其北園居停之身
雖未及託息君之廬而君之周䘏窮交大抵若

此巳君歸無血胤又不幸早世不克究其志業顧有爾嘗之賢以忠貞世其家聲以收拾其遺文以傳於後當時稷交如兄弟者獨叔達與予在耳叔達預志君之藏願附君於生母王夫人之側而予特粗序世舊纏纏而不能已者亦以志不忘存殁之感也

方侍郎撫遼公餘近草序

少司馬方公子玄之開府遼陽也當奴虜薦薄都城之餘適諸酋內鬨潰盟之日其所統領則閫部經略之任駐劄則高陽節鎮之舊也方其

守畿郡飭邊圉以沉機宿望聞於中朝　上特簡任授公節鉞方以一閫制戎索要害之衝以公一身當諸路安危之計在鎮數年將帥輯睦士卒簡練威聲遠震籠數蕃鎮中外恃之如川之有防人士望之猶龍虎變化魁傑醜虜憚之若山岳之不可撼而雷霆鬼神之不可測也公惟乾然寧靜澹泊推誠致腹以收羣策而得士之死力鈐閣之下簾几蕭然嘗其秉燭治書焚香散帙雅有杜氏之癖郎祁山之角巾行軍天水之桃蓆過師殆庶幾矣邇有友人從塞上來

然盈几上取一粒餌之甘津貫于腸腑香氣沁于肌骨黃冠旋欒手按其背身隨景靡宵然若喪既覺而口鼻喉吻香味猶落落焉旦日為余言之先生自是漸辟食飲徂冬乘化而盡易簀之際談笑如常既瞑而頂猶燠然其從子季脩少余一歲明經好讀書性亦嗜酒家善釀手疏合麴醞齊之法傳之好事家余嘗棲馬鞍山寺中君每步上半山迓余造其家品嘗所醞清醇冷冽之齊聽言移日其今典文也移書致候問余上黨又長書累幅遊蜀中異聞以復予柔且

云孟陽在遠以此寄示之書至今藏于家有遊
峨眉山諸記子柔序而歸之辛酉冬君拒賊死
節聞朝廷贈光祿卿謚烈愍云君之死事也城
守力屈北望再拜書片紙授幼子勅之行遂舉
火自燔右手提劍左握兩印帥妻女以殉室旣
燼乃有墻廱材木撲滅覆蓋其上君屍宛然顏
色如生袍裾殆微灼云余嘗謂茂仁先生平生
有志當世之務居嘗好言兵農戰陣之事晚歲
乃冲虛恬淡冥契道妙類東皋子自刻死日季
脩恂恂若處子言語呴呴蕭然高寄及臨危伏

節談笑就死如顏平原兄弟皆有道者非常人也故余叙其遊記而各述平生一二遺事使後世想見一時英偉節義之概若親見其言論風采庶乎耿光餘烈如名山大川之不可磨滅屬爲序者先生冢孫𤅢孫長卿也先生諱應武崇禎壬申歲新安程嘉燧書

錢牧齋初學集序

歲癸未冬海虞瞿稼軒刻其師牧齋初學集一百卷既成先是先生再寓書于余寄示近所著衞言及高陽行狀屬余序其文甚切而余方退

讓泰邕盡先生身雖退處其文章爲海內人士
所推服崇尚翕然如太山北斗雖雞林蠻戶有
能知愛之者顧欲俾鄉里窮僻衰耄之夫敫然
弁其首有不譁而笑其妄且誕乎此余之所爲
不敢也古人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先
生之文惟先生自知之又曰人之相知貴相知
心以余相從之久相得之深而先生虛已下問
晨夕不厭凡一詩之成一文之構無不嘵口抵
掌袪形骸忘嫌忌所謂以仁心說以公心辨以
學心聽當其上下千古直舉李杜而下三唐諸

名家傑作一一矢口品騭商確論次之而今乃曰不敢序先生之文又不呀然相視而笑者乎蓋余識先生于未第時一見而莫逆于心且三十年矣始同養痾於拂水辛酉先生浙闈反命相會于京師時方在史局分撰 神廟實錄兼典 制誥杜門注籍不泛爲詩文及再出而巨璫專恣正人摧陷先生且削籍歸矣戊辰 今上登極召起田間方且柄用而僉倖力齮齕之旋復放歸遂招余耦耕湖山之間若將終身焉者已而横被誣奏權奸下石身繫囹圄命如懸

髮而先生嗜學益力覃思逾深嘉定施孟翔除武昌推官歸語余云曾兩候見獄中閟其圜戶湫隘暑雨蹋蹐殆非人所居而先生朝吟夕諷探賾洞微孜孜不厭一如平日方與其徒瞿生友人劉敬仲談藝和詩余時心甚危之恐爲讒夫媒孽以爲謗訕先生聞之初不以余爲過慮也凡自天啟甲子削迹出都門及今上召對免歸各有七言律詩二三十篇頌繫雜詩多至數百首其所遭罹禍患愈迫而其文章光燄愈昌大宏肆奇怪險絕變幻愈不可測又且悠游

不慭憂而不懾得風人諷諭之致而不失溫柔忠厚之意自非具大根有定識眞能信前因通宿命何由揖入我遺得喪澹然一至是哉余觀先生早荷 神廟登進在承明著作之廷回翔禁林親侍 熹廟講幄雖其屏棄明時未獲大用 今上臨軒側席每爲再三歎咨其文章不可謂不顯達矣晩而以其忠猷嘉謀無由入告左右者著爲讜言三十首以垂于後不惟其愛君之深憂國之切隱然溢于言表而救時匡世之略亦已見其一班藉令不遭齮齕不罹謗讟

日晝諾于密勿之地視師于戎馬之間何以老而能學窮而益工使文章必傳無疑若今日哉昔白香山不序元微之集而悉見於所寄通州論文書以余衰病不復能東下就兄終老聊叙平昔以當一夕之談而已不可謂序也癸未冬月長至新安布衣友人程嘉燧書於松圓山居

祭金子魚

都事金公子魚先生殁於家其友人程嘉燧方寓於杭訃聞哭之於野寺之傍徂冬始還乃卜日躬致清酌之奠而告之以詞曰昔同師門歲

當戊寅俯仰於今猶夕與晨昔之垂髫白首蒼
顏公有令問其德日新齒躋耄耋罕與等倫惟
唐暨徐偕公三人六十餘年視我弟昆輔我以
仁恤我之貧我依虞山始將終老念諸耆德駒
隙露草歸尋杖屨出入相保春秋佳日無間昏
蚤一息千載自謂永好初喪徐兄相顧藎然兄
遺吉壤爲之墓田其又明年唐兄上仙寄語爲
訣倫舉蛻蟬兄之暮齡皈心禪悅逝以吉祥遠
離垢纏獨遺一老垂死顛連矢詞洩哀有結莫
宣憶兄過存視我几榻賣文鬻書狼藉分沓惆

我勞生送我一合至今篋中尚有遺扎自云謝秉不問出納特傾私槖以助空乏憶昨告行止余同飯與言錢瞿臨食永歎望其遄歸如衣匪敝今則歸而亦既燕衎兄尚聞之生死懷斷昔歸自杭有餉名酒當與錢共適陷究咎期俟寧家始發其甀兼與兄約貽子盈缶詎意此言三歲之久居然芳冽不忍濡口薄陳棗肴以薦觴鹵嗚呼尚饗

祭龔行之

兄長余十年當在甲申余與弱弟從兄於師友

之閒時先子尚存獨行寡合而深契慕於君之賢君生公卿之後攻科舉之文為髦士之彥而纍然丁厥考之艱時方拮据有亡以營窀穸於城南之阡母夫人在堂晨昏色養而油油聚順於齏鹽閭巷之閒望君出入凜乎有敬憚之色君顧侃侃自將而目嚴冷議論方直未嘗少降詞氣以諧俗而取憐逮君中年稟於泮宮士多及門出為梓梗令子文孫岐嶷滿前有塤有篪為雛為鷇咸謂翁家後將蟬聯人為翁榮翁日憮然殆終君之世而未嘗喜溢於顏見之孝友

不媿淵騫人無賢愚而皆無少閒於鄉黨昆弟之言至於居窮不懾處泰不驕雖歷貧賤貴富而舉無閒然一時有唐若徐葵金數公所稱鄉里黃髮之賢而共推兄素履之旋君嘗過我衡門之下笑語移日既歸入門俄巳疾作而步履爲之少廢自玆不出戸庭旬日則叩門問訊相顧歡焉仲春遊杭君遂上仙訃來之日將信將疑始得於道路之傳歸涉季冬躬致一奠巳不覺歲序之聿遷緬懷古人宿草之誼而不能禁於涕泗之漣

祭唐正叔

亡友正叔唐君奄逝遺命速葬今其二孤卜冬十一月廿日丙寅奉君從先公之兆通家友人某等奠以清酌而嘉燧爲文以告之其詞曰嗟虖正叔英英堂堂值于閶氣冥漠大化何時復生嗚呼正叔之才天馬龍驤長鳴當御八閑六飛棧豆柴車老驥依棲正叔之表白璧赤霞瑩然珠玉側倚蒹葭珮玉鳴璆展圃之華終老顛頓委棄泥沙正叔之文川嶽山輝玉樹瑤林文璘靈蠵溢爲清詩上下陶韋談言解頤析玄洞

微時罕知音我貴知希正叔之心匪惠匪夷和其光塵與物委蛇皇皇人間如有求希其中徑徑寒不可衣正叔之德服其鄉人將有諍訟待君一言君爲解排無有疏親罔恤怨言終絕垢氛如巳渴饑朝夕駪駪正叔之神兀兀陶陶縱浪非逸軋惕非勞世所汨沒弛其紲韁人享千鈞視爲牛毛如郢之斤如丁之庖正叔之交尊老尚賢篤於氣誼金石之堅白髮蒼顏餘四十年迨予盍棺洵無閒然斯人之痛貫徹重泉嗟我衰頹懿美莫宣聊侑一觴拜訣堂筵惟其泣

矣有涕漣漣嗚呼哀哉尚饗

弔問

四明謝侯去嘉定之明年以名御史監軍山東親湓桴鼓董厲將士出奇破賊有戡定功朝命擢公太僕寺卿方柄用公未幾以太公封侍御翁憂去奔喪戒行而横罹讒口　主恩遂攜于是邑之薦紳父老凡受知門下士匍匐接踵於道繼而有母太夫人之喪前後遠邇之會弔者彌年未巳丙子夏六月亢旱驕陽流金鑠石禾槁川涸水無行舸門下布衣新安程某貧老且

瘯纍然扶杖攜筇而前客或有止之者曰記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予豈嘗識太公乎不肖對曰某疎賤誠無由登堂承顏接詞然而太公嘗降臨下邑矣凡侯之愛民節用親賢敬士朝夕渝洽于民肌膚者無一非太公以也詎可謂不知之乎或又有問之者曰禮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子既老而窶其往弔也何居不肖又對曰古之重出疆也謂其適異國也今天下一家吳越猶之戶庭也況家本新安歲時猶然望桑梓省丘壠而烏敢藉口衰足愛筋骨之勞討疆

理之限而違孔邈之誼此義之所不敢出也則又有難之者曰公有遺愛深德於子子老而赴弔宜矣然古者弔不及哀謂之非禮今日月有時喪制有嘗怙特之戚皆已卒哭于之往其何說之詞不肖又對曰否否禮之弔非獨哀死也凡列國水旱之不時年穀之不登者皆弔古者三月無君則弔方我有親之喪中外之族姻以日赴之遠近之士庶以月會之逆候不幸廉貞而蒙讒毀功高而膺放斥文武忠幹而棄草野則豈惟朝廷一體之老海宇有識之士相與咨

嗟歎息疾首祈弔雖閭巷遊談之夫操觚執鞭之倫無不慷慨太息延及世殊事異而聞風慕義猶將弔屈哀賈悲歌涕泗于千百世之間又烏可以尋常久近論哉客聞之斂容拱手退曰唯唯敬書之以告於闕人下執事

祭錢母顧太夫人

嗟我來歸歲在敦牂山水之間江湖相忘沃以醇醪峙以巽粻治人之誼拜母升堂於惟太君巋然壽康思齊之賢上媲周姜坤元之至德合无疆克訓而慈既直以方之老爾勤花績於房

惟茲上日獻歲之良壽躋大耋如陵如岡冠恭
咸臻玉帛煌煌以引以翼有觩其觥爰于歲除
返妻之陽親戚具來後先輩行善頌善禱聚而
我商期于元夕華鐙始張徃效悃愊先之粃糠
爰製中金飾彼流黃三爵既具斯介壽觴何圖
垂成鑠矣而煬用是從期愳承虛筐宵焉挐舟
汎汎東倉俄傳訃音匍匐靡遑入門失聲哭於
帷帳素詞莫陳丹旐低昂徒瀠中尊奠于几床
天胡不善遠爾降喪疇昔之秋祭門而祊再延
鍊師斯年以禳青詞祝釐斗司文昌燃膏布鐙

奏籙飛章步虛琅琅拜舞蹈揚兆茲中春雨水其央仰瞻星辰元命弗將曾不嚬呻遊以吉祥生人之全五福用嚮嗟嗟孝誠期勿永傷無服之哀曷日而亡

祭龔仲和

嗚呼我留海虞于今五年歲時來歸親故滿前朝露晨星日睎日遷維昔暮春同舟和般君偶磨叔往咕于錢汎汎晴湖山翠蜿蜒晤歌莊騷吐納虛玄詠歸安房隨喜法筵由是信宿解維而還九月之望班荊道邊一晤弗臨遂過雲間

追茲徂春音塵濶焉邂逅賢甥㘖戚而言念當
遠離憂于沉綿及歸候兄神爽讓然寢堂東廂
屢伺食眠顧我復去謂盍少延曾去旬月緣爾
上仙嗚呼于之生平尚友昔賢折節豪儁千里
北府不我棄遐晨夕周旋嘗予食貧突無朝煙
君語仁祖營其粥饘將卜東隅水靜竹娟面流
背檝往構數椽俾爽之居以授我屢轡攸爲炎
于意幣愁汎掃開館庇息鈍頑花明之朝霞集
之天酒盈于尊吟成于篇絲竹諧和玉石磨研
我在子娛我出子偕承矢勿他盡此餘年豈其

一昔捨我而先人琴俱亡破觚絕絃嗚呼哀哉

祭李茂初

崇禎歲丁丑春正月李茂初先生寢疾里中會余留滯郡城二月勝日挐舟候兄於室先生顧余微笑明晨復小語而別又四日爲三月癸卯先生終于正寢春秋七十有四越二七日丁巳表弟程葉持肴蔌酒醴哭奠于几筵而告之以詞曰嗚呼自余有知孩提之年兄稟夙慧瑤茁蘭茎平生知交莫予先兄兩愛弟友于隨肩並以文雄少小周旋晚獨與兄工五七言遊郁

古人淵明樂天忘其賤貧不知老焉兄之爲人
孝友克全貞率坦夷表裏洞然玉璞金渾脫棄
彫鎸兄家盛時昆弟蟬聯物情隆隆炙手可爇
兄若寒畯靜女自閑迨于中落事殊勢遷人不
堪憂時有好韻課子及孫勗以遺編困而益愉
老而彌堅尋訪海虞水涘山巔偃卧澗石嘯凌
風煙樵夫牧童指爲神仙去歲之春同遊湖壖
尋花放狂把燭廻船歡笑累夕和詩幾篇初冬
遠歸兄病始痊袖携新詩衘門之前期數過從
酌水飲泉濁醪清琴以送餘年俛仰亡何胡爾

溘焉易簀之際付屬卷編不鄙謭陋俾文以傳
嗟我耄荒恐負于賢共酹一觴老淚漣漣泉路
交期永矢九原尚饗

祭婁兄子柔

昔當楚遊臨分贈言兄賦止奕警余鈍頑既歸
食貧趨走江湖淸詩永歎與言索居及留王黨
歲凡七徂自憐衰殘後期有無遠寓緘題慰予
京都語絕寒暄心勞居諸體絕眞行草聖盤紆
尺牘之珍沉憂以袪爰綴紙尾行複細書告予
東城雙桂之墟方葺林亭期我相於昔從二老

及我三子居連晨夕出陪杖几錯綜徵言商略前史酣適之餘濡墨舐紙追踪抗行山陰堂危一詠一觴香山緗水偃仰嘯歌其樂忘死兄于中年皈心慈氏爭名之室禪悅法喜當老而傳汗血千里歷塊過都瞬息可俟嗟我來歸時參顏行勞生棲棲于役四方昨歲移家擲水之陽君書悒然悵惜分張每過見兄步履則康今茲閏冬唐嫂之喪我是來會甫匃以襄旬月之前集于安房兄弟具來羅列酒漿傾仰幾何乃陳奠觴平生所親祖載于航同送於涯兄哭之傷

曾不幾時哭兄帷幙顧影煢煢失聲彷徨神理若存人琴俱亡嗚呼尚饗

祭徐爾嘗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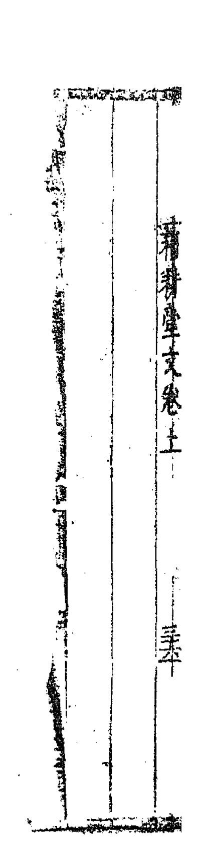
於昔少保逮仕　肅皇當守荊州力抗寵王沙市之功奕世不亡晚踐大僚佐佑　神宗掌邦三禮致政南宮幅巾林園杖几獲從公既上仙嗣亦早世堂構之隆世美克濟君為冢孫上侍大母色養惟勤素風斯守下帷窮年焚膏繼酉脫棄紈綺工研纂籀蘊真璠璵屢薦弗售迺用蔭補典籍太常肅將明禋爰升曹郎崇禎之初

明罰峻章將罪寃臣重辟是膺君議緩死三尺之平赫焉逢怒烈風迅霆雖以迁憊卒允輕刑九重洛嗟四野馳聲堂堂海隅世篤忠貞迨君罷歸弇講彌厚二三老成暱友惟舊歲時伏臘楚楚乾豆峙以粻粻沃以醇酎豈無良辰清歌以侑長夏郊遊出于邂逅清秋桂楫勝賞云又尚命絲竹延坐宵漏誰意匃月忽已承疾胡爾貞淑罹此凶咎生前　賜環此望莫就天俾茀祿庶昌爾後拜酹一觴老淚如霰嗚呼尚饗

祭郁振公

嗟我貪老杜門息軌聚糧宿舂跬步千里尚思
褰裳以從賢士聰茲崇邑有美數子特達之珍
韞于席几當予晚歲締交伊始歲云聿除挪水
之陽之子北上載艤舟航綢繆夙昔促郄命觴
歲首震電雨雪其雱念茲苦辛期以騰驤謂宜
掉鞅捷於文場為時國楨交遊之光于役暮春
盱衡以望昔年停舟寒食百六挾子將離言巢
君屋揮毫染翰焚香炳燭今茲獨來園亭縟綠
庭戸依然睚淚橫日尚須把臂悟言可續君既
下第言旋春杪歸期屢愆憂心有標傳聞負疴

國之善士而已不肖締交孔晩託契良深幸綠
臭味之餘忝附絲蘿之末庇庥有托臥疾彌年
尚需勿藥之瘳詎悟百身之贖昨者訃來旁邑
歲聿其除坐嬰衰疾之艱致拜几筵之晩聊陳
淸滑薄薦生芻悼我哲人漫申荒誄嗚呼尚饗



耦耕堂集文卷下

亡友宣成叔夫婦墓誌銘

宣成叔婁子柔妹婿也子柔嘗爲予言成叔內行甚脩然至性過人悻直少文凡爲之黽勉其大而彌縫其細者皆吾妹也予是以心知其賢巳先成叔一年卒乙丑夏予方自遠還而成叔病死長子蘊亦繼夭其次子蓋請于舅氏爲之志而子柔使來屬予曰是知爾父者且其文信銘成吾爲書之石足以示於後矣踰年而子柔亦卒予雖老病善忘烏恐不銘之成叔爲人沉

塞敢夬盛氣自豪自幼高視闊步不屑與里巷羣兒伍少雖補諸生不專事章句而喜從材俊遊時予與故友孫氏兄弟方悠然退耕而日好讀書習騎射翏然講論當世之務成叔每見而悅之父為仲濟先生嘗師事崑山歸熙甫以經學儒行尊於鄉黨成叔為少子先生既老且耄左右就養為能得親之懽而以敬事嚴父者事其長兄其於二親也有因心之孝焉未嘗欲於力之可自致其事兄也有孩提之愛焉不欲恣於勢之可得為蓋其性質剛壯材氣鷙悍凡耳

目之所感激仁義之所觸發皆能表裏洞達沛
然莫禦不沮於人之是非不顧於身之利害必
快其意而後止視世之矯僞巧飾吐棄之蔑如
也以是世之浮湛儕俗者亦相與嫉之如仇乃
其肝腸如雪皎然不欺信可以矢天日而對鬼
神豈直俠烈慷慨而已哉平生幽隱自好迹其
掩露人之虧完鬪者之衷鄉里或爭慕之然於
成叔特餘事爾成叔嘗患危疾夢神救之而甦
涉江遇風幾覆舟默禱之而濟其死之明日鄰
人陳見之於集仙宮驚愕仆地釀之始愈居嘗

自笑曰吾死當爲神能令人畫見之此與柳侯廟碑所載大約絕相類矣頃年奴酋犯闕破城邑黌學衿紳之徒望風乞降所在而是國家恩得忠義英烈不屈之臣詔下郡縣將錄士器人於鞍馬弓矢之間戚叔而在其亦慨然伸眉少自見於書生中矣胡泯泯齎志以死夫婦窮困沒齒不免王章牛衣之泣可勝惜哉其子盡手狀母之賢德三復咨嗟涕洟重傷其貧然以予所聞母之服勞奉養幾于求仁得仁固已怡然安之詩不云乎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嗚呼又奚

憾哉成叔諱懋績號松鱗考諱應楫字仲濟號
適吾自高祖中順公以下三世皆出仕予柔嘗
銘仲濟先生之墓矣故不載葬之日爲崇禎丁
丑歲十二月之丙午銘曰
世靡靡兮未見剛士翏翏兮孰爲狂丙行脩兮
通神明丙助賢兮聲鼓鐘埋斯丘兮雙玉光貽
後嗣兮宜永慶考斯銘兮矢勿傷

亡妹閔孺人墓誌銘

亡妹姓程氏系出梁開府忠壯成化間続宗譜
圖者長翰山諱其高祖也父處士君諱其母張

氏媓有全德具載尚書王弇州志祖諱某祖妣
閔也皆葬歙後坊山原處士依姑李宜人于嘉
定娶張孺人生一子二女不幸早世夫妹隨先
妣殤嘉燧甫九齡妹時六齡後母撫之有慈生
一子嘉燃外祖張翁偕程媼終老于我慈善奉
佛晨昏劬勞鞠之妹稍長有柔慧先君愛而字
之曰淑光閔翁謹爲其少子自立求委禽先君
以中表雅故許之乙酉冬月來就館醮而昏焉
先君甚材之字以仲建明年春先君問醫京口
少留金山不豫時閔氏之市籍在瓜洲命具槖

稟屬妹過江曰吾在此覗汝歸爾家其善事君姑也有手蹟百餘字遺之未幾大故終身襲而藏之出以相示未嘗不汍瀾也是時閔翁歿以數年家産日落姑性嗃嗃卞急妹能獲其懽心伯姒備以敦睦當仲建孝遁跳走杭越闢學規什一斥齋裝佐之或折閱不利每拊煦慰勞之乃復居賈乘時積著輒多奇贏後累貲鉅萬嬬人實有助焉數舉子不三四歲屢殤殈嬬人中懷爽然乃爲擇媵餙宜子者以進後皆成生嗣育壬寅八月仲建偕來吳中過閶門時屬媒妁

遴得陳氏于婉嫕有志操載之與同歸寧留于家豫教之三月厥後冢嗣之倖者陳出也當時同送之過江舟中女甥甫六歲亦巧慧予授之書法孺人於文字書籍皆不學而自通曉翦製刻繡中饋魚燔皆工妙絕人予嘗天寒遠歸囙於舟車烹飪亡節方不甘食至則孺人爲親嘗五味而進之一啜頤巳朶然凡中外親族賓客之燕會亡不適疏數之宜雖僮僕無失所者居恒夙夜涖事內外井井凡諸姬媵之裝束梳掠孺人日手教之往往伺其稚拙而致誚讓噫嘻

猶可以爲難矣孺人中年既屢悼幼殤及持皇姑之喪瘁於憂勞齒髮早衰感因果之說不茹葷酒皈心佛乘余老食貧拮据昏嫁每相見黯然憫之聞余有四方之交或致館穀則輾然而喜甲寅乙卯予年五十客方氏廣陵外塾得時過妹家冬月將還吳東伺妹語別每至累日值閔之宗族納婦者爭迎孺人至家視其成禮而去閔之族繁列邸至數十百家昏昕相望皆以孺人令德偕老吉祥宜子孫咸推爲女宗余私心竊喜以爲庶無忝所生也會除夕卒中風噤

不能語以丙寅正月八日卒享年四十有九余
聞孺人病夜發馳視之至則已就木一昔矣帷
中諸姬哀號隕絕如哭母者凡若干人今年季
冬仲建自瓜洲致書來告葬日地在鎮江府五
州山麓某鄉某原以崇禎癸酉十二月十五日
遷而窆焉時去吾妹之歿已十有八年長甥存
孃嫁䶊者已前夭之倖之伋各巳受室最幼之
伸繼出尚未昏耳憶萬曆戊午將赴上黨過孺
人殯所憑柩而告之惟恐不得歸而視其葬也
後二年弟嘉燧卒今自顧𡷫然獨余未死足跡

劉甚不能往送之穴乃北望抆淚泚筆而述吾妹之賢志其可以風于俗示于後者而系以哀銘曰

京口之山兮環以大江先子來遊兮顧此徜徉土深且堅兮汝永埋藏魂無不之兮何間存亡

廣西布政使龔公元配誥封宜人葛氏祔葬墓誌銘

葛宜人者廣西布政使龔公元配也先公三十年卒既祔葬又十餘年而墓中之石未刻其孫孫玹等乃奉其先子仲和之遺意求唐子志公

之墓而以宜人之銘踵門屬予予嘗及侍公門下而尤與仲和友善誼弗獲辭俯仰六七十年間思問其閫範懿令而故老盡矣姑志其大以銘諸幽葛氏世居邑之澄江門里第至今綽楔尚存曾祖諱鏞字文振成化辛丑進士官大理寺寺正有學行鄉人祠之學宮祖諱昂字廷遠嘉靖壬午鄉貢進士後改名廷遠父太學生諱漪字受卿宜人生於累世貴仕之家濡染詩禮之教天性淑順𡡉睦肅雍之德不習而成公少嬰家難育于舅祖家及昏家具蕩然所親或慢

易不爲禮宜人婉順小心有德擢之敬躬自瀞
濯補紉尸饔饎之任親紡績女紅以佐不給歲
時潔筐筥羞蘩蘋以奉賓祭公少爲諸生才名
絢發多一時髦俊之遊而性倜儻不屑問生事
宜人每脫簪珥供具以順適之使公得專意於
學宜人亦怡然若不知其貧也及公以癸酉甲
戌連舉成進士年二十五遂釋褐去爲令得吉
安之永新時江陵在政府其課吏精覈公考卓
異爲天下第二宜人以恭儉纖嗇治内於廉平
實有助云公由是聲望日起歷中外在工部

閩虞衡都水諸司凡九年爲望郎于時得膺誥
封之寵已擢廣東叅政管轄瓊海恩信憚於諸
黎陞廣西右布政未任免歸前後二十餘年間
寵命聿隆秩尊祿厚居然且進位夫人矣而宜
人性恬穆畏盛滿戒止足日恭儉以訓子蔺束
以勑下冠帔之錫笥而弗御珠翠之飾斥而弗
顧縞衣綦巾時課其女婢織紡雜作蕭然如未
富貴也惟三族疏遠貧窶之親存䘏周給幾於
家廩而口饋之終其世無少倦至於其歿中外
皇皇如失慈母嗚呼可謂賢矣公五子三女長

孚中叄卒次方中寧中皆太學生方中卽孫玆之考仲和也尤以行誼詞翰知名于時長女適侯震暘官給事中建言追贈太常寺少卿子峒曾令由南吏部督學江右母氏號有賢德庶幾宜人壼範云適徐元嘏者早夭元嘏廕補爲刑部郎守法不阿廷杖放歸皆宜人出次適聘懋敬贈光祿公少子英中睿中並爲縣諸生皆庶母徐出宜人撫愛之殆如一云生于嘉靖某年卒于萬曆丁酉享年若干在縣東北蒲華塘尙書賜塋之側若干步銘曰

公侯夫人肅肅雍雍鵲巢樛木首于國風洵美
宜人夙夜敬共逮下之仁三五在公均一之慈
七子實同媚睦之勤九族罔恫疇饑疇寒若在
其躬昭垂後嗣刋石幽宮江海滔滔百谷朝宗
有封若堂福祿靡窮本本源源考德諗功

處士朱君墓誌銘

崇禎十二年十一月某日朱君卒于家享年七
十有四其孤以訃來馳百里告余虞山屬書明
旌益君意也余爲題明故處士云君諱爗字某
考諱楝世居嘉定縣治州橋之南先以積著織

嗇起家君兄弟益脩其業逐時觀變數十年閒累至鉅萬君爲人倜儻開敏知人好施其意度豁如也邑中數百年以來多擇鄉里耆老明達政體通習繇賦者令長加優禮備咨詢分寄心膂謂曰居民然皆推擇本富田多者爲之而君獨以急公好義簡于帝籍中前後三四賢令尤委重焉嘉定土瘠高亢不宜秔稻　神廟中賴奏行改折民用少甦天啟初司農告匱部議復漕百姓洶洶甫田卓侯召君密相咨度以君爲百姓倡首伏闕請命君乃私出重貲趣裝晨夜

馳至京悉力營幹遂得永折如前　詔令事竣則具疏遣鑾上下諸費籍其所存者分毫盡輸之官當是時凡中外賢士大夫無不知君之勞苦獨賢者其後之以縣事再詣京師往往冒上賞至于爵秩或復其身君獨憮然終身絕口不一齒及其事有古人急病讓夷之風城隍廟灾令屬君董之會先感神夢遂獨捐七百餘金創立寢殿侯官陳公典法華塔于故金沙廢趾君綜理其事三載而成其新文廟脩甓舍起文昌閣諸役前後各捐助累千百金皆意所樂輸之

少與兄炳修力治生兄晉世君事寡嫂若母撫
嫁子女一如巳出晚以次子嗣而厚爲之治喪
君生子晚則先教育其羣從之英髦者爲縣學
諸生凡三族之以緩急來君未嘗有難色平居
與人苟有一諾輒爲傾庋人雖有負君當復振
其厄君慨然不少卝余幼識平陽汪生故李登
州外孫君以故人子終身衣食之處以客禮而
未嘗責以事可謂篤于故舊而重于氣誼者矣
君死之明年歲凶穀涌貴斗米四百城邑饑民
聚譁官議賑糶閭閻囂然咸相謂曰使朱翁而

在當不忍吾曹立槁君以一布衣而其關切閭
邑生民休戚若此假令遭時得位其惠衆及物
施爲宜何如也君三娶謝氏周氏早卒繼趙氏
副馮洎張三子一女長之熙太學生次詳邑諸
生爲兄後同娶于徐幼子之杰聘余甥女孫諸
生嚴秉仁君壻也卜是歲庚辰十二月癸酉祔
葬君漳浦先塋之次來請銘爲處士銘曰
鹽鐵西來吳淞東走岡壟綿亘靈氣攸阜宅是
幽宮世德則有瘞茲偉人忠信孝友堂堂折節
蔦夫之後川谷有夷斯銘不朽

徵仕郎吏科左給事中方君行狀

君諱有度字方叔歙縣羅田里人也方氏遠出河南其先由嚴州白雲源徙柘源七世祖良始遷羅田至君之祖曰道貴以明經貢爲某縣學訓導父恒字仲嶽贈工科給事中母程氏贈孺人自君之祖始以文儒倡導其鄉于是族人先後占進士上第爲時名世如叙州府同知奉直君尤以經學聞人稱爲伯雨先生君之師也君自少穎拔刻厲嘗負笈棲浮圖山寺中有古人勤苦嗜學之風甫冠丁父喪盡晝夜下帷不休

麻城彭公爲令君試輒以舉首補邑諸生景陵
陳公爲郡守加賞激焉甲午秋與其師偕舉於
鄉數上不第甲辰丁母憂私益奮踔酒肆于文
丙辰會試中式房考韓公將首薦之過奇其文
弗果及對策中三甲進士當爲縣令得潞安之
長治古上黨境也嘉靖初年陞潞州府始增立
縣治其規制略于諸邑君初至視篆六曹无一
吏員惟月更鄉民之富者一人掌出入名其役
爲庫吏歲闌用十二人坐以賠敗供億家無不
立破者君首白去之六曹各以吏員從事擇其

舍輒下就居民咨所疾苦問其胜宿豪右私藉其主名或因聽訟出宿吏旁詢鉤索以參驗其陰伏久之境中里井之登耗與豪猾根抵窟穴君皆伺察盡識其處會當給縣撫按將奏調君治繁陽曲君懇詞免顧得爲長治淸賦役其法里召一人爲公正又置一人副之各開室署中令分疏里中逃亡殷實籍其亡户之未復與上丁之未傳者若干人然後按籍戶閱而口稽之有失實坐之罪人畏君明察先有記籍皆莫敢欺隱由是四境之凋瘵折閱盡出至於奸富之

影匿嫁賦者君例免其丁而重課門銀數且倍
上户以補蠲除之缺使奸豪無所漏其始爲臺
司之椽屬與宗藩之貴幸者稍不便然服君之
平一明肅亦亡不人人樂輸者當是時 神考
末年遼左失陷山右徵調踵至長治一縣加派
至一萬五千又所在旱蝗河東饑民嘯聚攫食
君獨以寬劑嚴歳比有秋能使賦集而民不知
君嘗請蠲累年積逋倉穀虛數之貽害民間者
七千餘石又歳免捕鹽額坐徙犯二十四人嘗
力與部院抗議至省潞安觧牛之費四萬兩其

裁華道府供給罷去市稅巡攔尤人情莫敢抗言於上官者君皆力請罷之又出贖鍰代石治衢道免坊市沮洳之患脩飾學宮清理學田招進諸生及下縣之嚮學者爲具饟傳親設指畫士多用成就若銓部孫傅庭駕部張鉷佗戊午分考所取士也郡學牛生起元讀書好兵法幼孤育於寡母里中困以重賦母子德君平其繇役思有所報效適募援遼士未有應者生遂踵門請行願爲倡首一時得壯士三百人貲遣之以是知君緩急能得士也天啟元年冬十二月

君去入覲明年夏五月考選擢工科給事中時朝廷初政脩補科道廣置諫員君亦奮厲感激圖維匡時經國之大計自廣寧失守經撫逃將京師震恐以閣臣視邊方竭天下以轉山海而士馬無騰飽之用君深患之居嘗仰屋歎曰今海內坐耗民力竭矣而兵不可用是自困之道也遂首題請蠲加派之疏議如先朝裁光祿寺靡濫之供罷蘇杭織造之費及減宮禁諸浮耗之例歲不下數百萬皆可以資軍需緩民力其言痛切懇至係安危根本之大計又總括兵馬

黜越次枚卜不用前推南北冡臣皆用陪推致
老成相繼引去君於是又有愛惜人材一疏時
癸亥冬月　皇長子生君奉使山西諸藩邸過
上黨路民老少塞道多擁輿流涕者甲子春歸
林里中凡涖官七年初爲令爲邑人吏部程公
所引重及居諫列則與應山楊公璉嘉善魏公
大中數君靑深爲氣類至于持論一𠍐𠍐無少
狥是歲八月楊左上疏數逆璫魏忠賢罪惡璫
膺訴于　上上怒而鉤黨之禍起蔓延　詔獄
幾徧善類君遂引疾不出乙丑春轉吏科左給

事中未幾有嘰言官劾君而君亦坐黨人削籍矣家居慨憤時事憂形於色或竟夕不眠屏迹杜門飲酒忽忽不怡丁卯八月廿三日微疾而終無何　大行皇帝哀詔下　今上登極逆璫旋伏誅褒䘏死忠嬰禍諸臣其冒黨人削籍者以次擢用始還君吏科左給事中而君既死矣君爲人眉目疎秀舉止端重不事矯飾臨事整暇雖造次愈自縝密不矜見所長有終身與俱莫能窺其際者平居無玩好對客飲酒盡數石不亂天性仁孝篤于友愛事叔父如父渾渾能

容人過喜慍不動於色居官不事造請不爲聲
章君立朝未幾所言亦未見施用故其大節可
稱述者如此然概其趣掾可謂忠厚正直君子
也歲辛未鄉人祠君于學宮娶閔氏繼娶張氏
皆賢淑俱贈孺人二子長希益太學生次希萊
縣庠二女適汪時彥孫明申同入太學余初識
君于未弱冠時俛仰五十餘年晚嘗從君遊相
與共晨夕者六七年君之子使列其平生歷官
行事爲狀以告當世之君子惟君有惠政爲循
吏至其惓惓之忠皆軍國安危之慮君父綱常

之問他日史館所錄太常所議或當有考焉舉
余之所知者固不得而略也謹狀

都事金子魚先生行狀

崇禎十二年三月十九日丙子金德開偕弟德
衍葬其先君子魚先生于界涇之祖塋先期謁
銘于海虞錢宗伯而屬余爲狀以余爲先生童
稚交凡六十餘年相知爲深獨念先生務本質
行幾于古之躬行君子晚益深造非淺陋所能
稱道然海虞公已素知先生且過信予亦何敢
辭金氏世居嘉定縣東之羅店鎮曾祖諱棣字

其號秋田祖諱翊字廷贊號逸齋祖妣潘孺人累世皆以孝弟力田著聞鄉閭考諱大有字伯謙號豫石舉嘉靖戊午科爲瞿文懿公所取士文章宏肆世目爲巨人長者母傅孺人初夢饋鯉而生名兆登子魚其字性穎悟少工文姿度魁傑年二十補邑諸生選應鄉試是冬伯謙翁病卒先生哀毀踰禮痛厥考之不祿自奮勵鋭志于學壬午遂舉中式癸未春下第而祖妣潘終于家先生則以是冬治塋域葬祖考妣祔其先子之銘于王弇州公同年王文肅公以志其

墓家無遺貲而喪事夙辦治辦是時吳中人士所爲時文號能振刷一洗陳腐之習者首吾邑而先生尤覃精鶩奇爲儕輩所推挹其後同時諸公若李給諫張儀曹嚴職方歸刑侍數君皆後先上第爲名卿而先生獨淪屈不偶辛勤十上晚遇朝議諮詢天下耆德授以都察院都事然非其意也終身未嘗有感慨不遇之色獨不屑涉迹官府有所干請往往幽棲杜門奉母郊居田間累月不接人事嘗庚子歲北上夜宿逆旅亡其行橐有司按治蹤跡責掌僕者盡賣所

駕贏以償先生私論其人而縱之曰吾失盜不過窘旦夕耳吾誠不忍戕數口之命以完吾橐同行見者舉爲歎咨是時張孺人方妊身舉子德開人皆以爲陰騭云先生自少喜從長者譚說經史講貫世務好行德而耻言利所遺薄田廬舍謹身節用以有餘羨積之世年家用殷富其所推以周卹敦睦歲用益廣凡耳目所擊有所施予皆非其人所望者然亦不欲使人知之也與先生同學徐師之門徐嘗訓導繁昌家貧久不能葬先生獨置墓田醵金以葬時門人貴

顯者四五公而先生獨倡其事葢誠憫世之貧簍而久于暴露者頃歲徐翁君錫之死先亡其壯子諸孫㷀然先生自以昔年所卜壽藏遺之而相其襄事其篤于師恩友誼此類也生平無汎交無雜賓少與四明徐見可廷尉定海薛青雷司馬薛天谷宗伯皆未遇時素交迨白首顯晦終無問云故居在東城清境塘上有園數畝雜蓺花竹小治亭榭花時招集所親具杯勺留連日夕不厭當春秋七十親朋欲爲君先生誕泫然堅謝以爲不可葢傷伯謙翁之無年也歲

時享祀凡遇曾祖遠忌之薦亦無不出涕洗潤追頌先德以貽子孫者巳踰艾而喪母傅孺人有孺子之慟母慈而訓晨昏色養餘五十年自爲兒遇有所譙訶即流涕長跪以竢先生少服儒行一禀於孝弟忠信之教有志當世之務曉乃深於道德通於幽明感應之故於物無疵幾於致虛抱一之旨非止僅僅務爲忠厚長者之風而已嘗誦寶誌公十二時歌若有所悟壽八十二崇禎戊寅二月晦無疾而逝㒷斯有不可度云先生雖耄目未嘗廢書所纂有攸好錄詠

諧隨筆若干卷藏於家中歲善病頹于攝養凡再娶夫人崑山張氏通政石川公孫女逾壯生子　終之日冢孫已須須見頭角德開娶侯給諫震暘女生起士甚士仲士熊士德衍娶唐僉憲吝禹女生獻士虎士騆士女子五人太倉曹訥崑山朱景玄龔孫玹張宏乹嚴萃懿其壻也獨長女曹氏女朱皆庶出二生皆孤童先生教養以有成者諸孫女若干長適王生霖汝餘尚幼不具載

遊虞山記

崇禎四年四月余居山庄耦耕堂適經歲矣山中可遊者足跡畧遍嘉定唐子玄眞來將同顧兒出遊余與之偕戒童襆被以從朔日天氣清和始由吾谷登維摩寺飯於僧寮老衲句超褁新摘山茗納于袖中飯訖循澗至興福長老勝因喜予至一笑延坐雜華林方謀近而可遊者適老牧走急足期明日出城來會且勿遽歸時林日漸西度可至五丈石遂曳杖出寺蔦澗披榛行萬松間夕陽山翠映帶林薄顧之彷徨不能去坡陀逶迤經長松舊墟餘二里憩五丈石

下石壁奇峭突兀蹊松擁之澗横巨石上涓涓有聲惜未携茶鐺來一試之歸近昏黑浴罷茶會乃就寢及聞晨鐘因詠杜老宿龍門寺詩若有會也厥明攝衣遵澗同禮雪栢和尚塔渡澗看松遊石而下其地為故少叅瞿公所買將營精舍者憶嘗為予道之食時牧翁與汪幼清來集輿滋踊躍問道所由復相引追尋細路深松穿山經龜岩之源達五丈石而休焉山僧童子散步婆娑於崖石泉澗之畔汲澗出火瀹維摩新茶啜之宛然山陰脩禊圖也踰亭午歸返左

文記出寺門觀二石幢唐人陸展書字畫可摹
榻循澗而上百餘步有巨石横據臥松蔭之渟
水一泓乃相與薙草拱石蘚游下盡石骨儼鐫
題崖壁以爲山中故事日晡老牧始別去寺僧
又引余遊舜過井岡尊廻合松檜蒼翠亦異境
也又明日早起請于主僧瞻禮吳越忠懿王鑄
造銅塔塔中小金合供舍利如黍米願叟曲江
穿寺傍地得之以歸外孫侍郎奉藏諸興福寺
屬僧主之規制大小悉準阿育王舍利塔云禮
竟將循北山以歸與寺僧別獨勝因師仍送余

槃桓盡日而去初由五丈石東轉山徑可二里許遂至三峰其地下見江海林中有古丹桂其高十尋丁巳七月曾與等慈師同觀畫於此今方闢基搆殿廓然非舊觀矣循石磴度山椒不半里旋至中峰中峰古名刹燬於倭佛堂雲栢手建楓櫟遍山壽藤脩篁古井芳冽今靈光禪師居之深邃幽絕人跡罕到其上爲頂山白龍祠祠兩松如龍形鬐鬣奮張古碑尚存前經龍毋墳更百餘步崕石嶄然下直龍池勺水不涸攲揚斜蓋池上有石梁跨澗仰望瑞石欲壓相

去里許臨澗道坡陀而上左右皆峭壁巨嶂層巒疊巘又泰坡所未有也瑞石之下有水簾洞洞中水長涓流與諸子坐臥石畔移數刻勝因乃别去目送之至盡然後度嶺而還比扳援下寶岩則日薄崦嵫矣憶壬辰春余從丘子成張茂仁二先生始登虞山觀七檜後十年始至興福又十五年始陟泰坡又十四年來爲山中人於兹山緣亦不淺矣然而上下巖壑追攀松檜迄今始遍故知清遊勝賞造物所秘雖跬步咫尺未易諧也兹遊偶與二三子偕洸季明自郡

來亦同信宿而去旣爲玄眞作圖復記其事以詒好遊者

崇德縣西寺禪堂示衆記

佛言山河大地一切世界皆因妄心成立故其爲教止於正命乞食樹下再宿所以滅妄歸眞而後世之守其教者乃有不得擅用三寳一針一草併不得竊取三寳一針一草至于見取隨喜見作隨喜皆當墮惡道一何嚴也葢凡爲佛弟子了者等知世間所有財寳身命無一非夢幻泡影無有可取可愛戀者惟其不有一物而善

爲三寶守護所有一切諸物如愛頭目此其道之不徧於有無空滅而清淨圓滿含裹十方三世共成佛道者也嘉興郡崇德縣西寺爲古崇福禪寺今住持禪堂事者曰海霖潤光即創造斯堂愛林某公之五葉孫也爲人樸而文愿而理嗣事若干年百廢脩舉四衆依怙自虞衰疾請邑之搢紳善信長者證明申戒以貽於後凡自堂中所有舍宇像設經藏法寶齋湢供具香爐淨瓶以至所有一草一木皆詳疏其施舍建造傳歷前後歲月所自且詒以先佛之明訓世

守之成規俾世承秉之罔有遺墮斯其意良已勤矣吾觀崇德俗儉而民勞獨知崇信三寶與繕塔廟近年鼎建大雄殿高廣宏麗像設莊嚴妙靚與前代埒盛自梁天監歷唐宋以來代有龍象法師前後輩出故其寺逾久而不廢屢毁而旋復亦以愛林友賔潤光諸賢爲之柱礎也遂衆爲之書

古松煤墨記

長翰山故多喬木古宅後巨松千尺冠林表高見數里崗阜之上大且蔽牛千餘年物也前代

不爲奚超父子所戕遜年生意頓盡殆山靈秘惜此材以出神物余博訪古燒松搗煤之法得之周藩宗侯歲辛巳自吳裏糧歸董治之墨成命曰古松煤是年春海虞錢學士遊黃山過山居看松題詩而去

重新建造真際庵疏

三際法師脩復真際庵於邑城之南妻居士記之勤諸石矣後若干年將拓而新之復屬余題其疏法師名性通初從岩渠擔笈經行其躡峨眉登五臺參牛頭航補陀涉海而至於斯也偎

悵然一瓢一衲循乞城中寄宿樹下初無意於
興造室廬創立精舍豎法幢於吳中開道場於
茲土也師雖幼而失明然夙植德本具大辯才
頴悟強記爲人天眼目善能演說妙法化導有
情屬于此方有大因緣一時四衆如得依怙爭
爲布金買地薙草築室不踰年而像設雕繪金
銀嚴飾香燈梵唄木魚粥板雲水往來居然一
叢林矣百年以來號東南大法幢莫盛於雲浪
恩大師師實嗣其法衞克紹隆之耆年宿德咨
咨法要宰官貴族屈躬禮敬遊方占席以質疑

居士奉贄而請益猶且日供花香之具求聞經論之旨靡不聞風來歸附景奔輳水連震雲陸跨江淮南通杭越禪窟之津梁北屆廣陵檀那之都會講座之下緇白萬人齊庖之司錢米山積而師輟講之暇寂然尸居飯粗被垢如貧子之無家循正命而一食至於所在之處檀施雲集舉足下足俱道場數年之間在太倉則起潮音菴沙頭鎮則又興正覺菴皆分處徒衆日新月盛況茲眞際尤吾師卓錫退居之所十方聖賢之所至止而門庭堂宇廣輪未稱此其徒寂

堅所以願一新之少拓其規制者也自古有道德之所居其爲衆生所歸向皆如佛塔廟若佛出世歡喜踊躍富者捨財壯者施力巧者獻技爭輦金貿帛開山堙谷化荒榛僻壤如天宮帝釋之居衆生貪愛何以能捨譬如人爲父毋往往捐舍支體割肉刺血曾不愛恡至於他人乞其一爪一髮終不可得令法師宣說最上乘法爲衆生安樂依怙父毋令頓捨慳貪向無上道殆所云不住法而行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豈復有漏之因如尋人天福報小果而已哉然則

爲寂堅者不宜守師說法如法脩行諸佛菩薩天龍鬼神咸來證明將有恒沙七寶無遐而來華藏諸天惟心應現吾知斯菴也擴然而新且不日成之矣

光明寺禪堂募飯僧米疏

杭州光明寺有唐善道和尚開山道場也去府城可五十里由西溪經橫山過六松更二三里山谷崇峻泉瀾幽邃人跡罕至虎豹晝嘷未至寺一里地名光明臺相傳善道放光入寂于此負山若扆面江若帶輪袤廣衍風氣宜固石頭

居士方創立堂宇興隆其地光明寺則請羅峰上人曰弘麗者住持之羅峰者吾鄉賢杭州太守公之曾孫而吾友叙州知郡之孫也天資穎異風尚挺特以弱年棄舉出家參博山闢雲和尚於虎跑遂薙染焉透五宗之關鍵開四衆之津梁奉博山汝杭爲上首而一時山棲巢居之賢凡正脩行真佛子往往雲集於此多至數十百衆山徑幽閟人煙阻絕跑難籌乞寺乏柴樵至於粥鼓無聲齋厨塵積羅峰師以公俟之子孫甘厮役以供養踐霜雪歷寒暑擔飯搏食跋

行慨然見義忘利無絲毫顧望矢心竭力以全尊章九死之餘以是稱爲孝婦直可以挽衰俗風後世矣其爲詩淸音類有道者闕不欲示人余故不詳綴其細行著其文采特書其大者俾傳之家乘云

書烈婦程錫妻方氏

天下之事古今之人皆恃文以傳而文亦有因事而傳俟人而久者此不可概論也今夫一行之立一節之效一策之奇一言之臧皆可以關典卡垂鏡戒然而史臣不及書文士不能記則

往往泯滅而無聞若夫世之忠臣烈士貞女孝婦仗節死義雖死猶生其精誠格天地光景齊日月寒凛感霜霆雖匹夫匹婦里巷之事而其神直與夷齊龍逢遊炳炳烺烺長存于世雖刀鋸鼎鑊不能爲之威華袞殊錫不能爲之榮而豈區區樹頰頰弄豪翰一夫文字之權顧能爲之有無輕重哉吾鄉山川靈傑泉石迅激風尚務多奇節而婦人女子尤耿介沉毅明智果决往往舍生取義與古之嫠面斷臂待溺自焚貞義孝娥爭烈迹余所覩記而有司未以聞朝廷

未加賞者徃徃而是崇禎十年某月日某鄉方璉之女夫死殉節其一人也方年十六嫁槐塘程某甫一年而其夫死即不食矢以身殉家人謹守之踰旬日卒縊于柩旁父母至里人皆哭而哀之其弟私爲之誄而請文以記其事自媿文字淺昧不能傳遠顧請之逾力不得巳爲直書其事聊以備惇史之紀錄以具有司之奏請又安知他日不托之以存於後也

題薦士友沈無回三七戲號後

沈府君無回予從李長蘅汪無際相慕神交蓋

久嘗過婁江訪予墊巾樓而不相值壬戌始會于京師時錢宮允在史局徐郎中遷藩司皆素莫逆而徐實君之座師也予三四人每相過輒竟晨夕君尤愛畫喜予醉中塗抹嘗屬作扇頭花鳥遺令子予時巳知英多之賢去年冬十二月邂逅於拂水明發堂來乞銘府君之石又留此册於胡九玄所伺予過而書之俛仰幾二十年展視紙墨如新即英多之仁孝珍惜可知巳謹志而歸諸時庚辰三月上巳偶菴老人書

題陳白室畫册後

余昔嘗邂逅白室先生於客坐旣交臂而失之亦曾至吾鄉又不相值晚年曾棲虎丘僧舍足跡幾不到城市翛然遊方之外予深有意其為人而終不及一晤已聞先生逝矣庚辰夏覩此册於九玄齋中其風度清美似文徵仲而筆法峭利類趙令穰其孤介絕俗瀟洒出塵之意尚可想見也

題董宗伯畫册後

董宗伯晚歲於畫筆頗自珍秘葢其筆墨沉著位置簡畧而下筆似率易獨風神氣骨淸遠超

邁脩然自不可及耳少年未第時所作山水有
摹倣李思訓父子者今太倉好事家往往有之
此冊殆是公中年筆其題字精謹皆神采奕奕
絕沓拖之意信公得意遺迹也適過九玄齋頭
出此見示追憶曩昔侍公嘗與予論畫于都下
又曾過予家索觀倪雲林霜林遠岫亦嘗以予
爲可與語者書後不覺憮然

書王右軍東方朔像贊帖後

平生所見右軍東方朔像贊舊榻凡三本其一
汪象武家藏不全本即文氏停雲館之冡嫡其

一全文紙理墨色皆宋榻淳古可愛天啟二年嘗付良工鐫之以傳然其點畫鋒鍛風骨挺特洞心刳目處未有若此帖者非唐人鐫勒不能神妙至此也九玄偶出示余不意衰年睹此奇跡敬題其後

又題

世傳王羲之小字惟樂毅論書付官奴此贊書與王敬仁及曹娥碑三帖歷代寶傳特爲眞正黃庭經或云六朝人書非右軍眞本至於遺教經乃近時掾史俗筆妄人贋作皆不直一笑嘗

觀東坡先生論顏魯公東方像贊雖字形大小不同而一一規模右軍則知坡翁親見逸少原本故爲此論今諦玩此帖尚可想見古賢用筆之意摹勒精巧入玄洞微殆與昔年所見西湖龍井僧舍水藏曹娥碑無異誠世之罕物也後之觀者愼毋忽諸

題黃荃龜圖卷

元遺山有題黃荃龜藏六圖詩云無心舒卷付皇天不幸刳腸亦偶然世上疑謀待君决可能藏六便安全語雖寄托而圖名藏六亦與此畫

不相應然予嘗見黃荃山水人物其筆墨精雅迥出凡俗第一狀龜神氣生動次貌左顧崖石間備具六法而皴擦渲染虛實濃淡無不臻妙殆非黃荃不能第二入目爛然而神韻自別或當是宣和臨本未可知也季臣暇日出以相示屬書卷尾

題蘭譜

戊寅仲西湖昭慶慈受房考子弟九月至與大兒一室醉中作墨蘭十七幅手闔中輟竟未署名舊冬又寫兩冊遂爲絕筆自幼指授書法運

筆端雅而不肯規規求肖結體盎其爲人絕意外飾耻于徇俗故終身矻矻筆硯無所成名然細觀其匠心縱筆處則其平日用心于古人而自得於神解者躍然時露於豪褚之間每種試爲評之勿笑老癡有譽兒之癖也庚辰初夏偶菴書於崇德舍館

題江皜臣印册

吾鄉自何長卿以來工於篆刻習于六書者先後輩出以余所獲交若蘇爾宣汪尹子鮑存叔皆灼然名家行于吳中者也晚始識江君皜臣

因思古人之以一藝成名者必有高世絕俗之行若長卿之醇朴爾宣之踈曠尹子之孤癖存叔之幹捷皆有至性過人非苟然者脩臣恂恂貞不異俗和不徇物無山谷僻陋之氣無江湖脂韋之態專精于所事而無矜能爭勝之意昔吾邑有汪曼容先生師何長卿其技妙絕一時而清真幾有道者惜未及見之若脩臣之擅長于刻玉比蹤前人爲世俗所推挹者固無俟予言矣

題歸舟漫興册

崇禎辛巳三月歸至湖上將入舟則錢老有歸耗矣追思余年十七時侍先君於此江橋山塢鳥啼花落風物宛然而俛仰周甲子矣雖筋力衰殘而神明如昨不廢嘯歌猶有生還之樂乃卽耳目晨夕所遇日咒筆記之

甲午除夕泊富陽城下登城角上鐘樓看鐘相傳江中浮來然上有元代年號上周圍法華經字大可指頂時與弟防仲同觀顏兒九齡携之侍行歷今四十八年矣復同考于弟士廸時已昏黑扶掖上䃭犖披榛莽復至其地蹤遂不及

守況乎山水筆墨之為物澹乎其無味特以綜其高明之具放其清遠之志而豈以此擾其神役其智哉余性亦喜畫山水嘗為詩云閒思淨業投方外老愛名山入畫中蓋亦有慕于宗少文之風今老病眼昏而搰搰猶強為人役因書先生臥遊畫冊重以自哂云

呂仲音像贊

隆隆膏腴而窅然洪發乎天機堂堂魁梧而森然洞析乎精微蓋將寘德于玄全神于虛而不忘于髦士之瞿瞿者耶

楊孟公畫贊

落落穆穆而有遠神蕭蕭颯颯而亡纖塵水上詩瓢風前酒巾吾將尋子於南山之陽與河西之濆

曹石葉像贊

歷歷天上之榆也青青水中之蒲也駕則下澤之車而浮則中流之壺樂則江潭之漁而癯則山谷之儒也其形則今人與居而其真則古人爲徒者也

王函硯銘并序

此潘徵君方回甫所藏云得之維揚其外古端石爲函上有玉函字篆文鐫刻之工上逼斯籀非唐李陽氷以後人所能及其爲晉唐物無疑中函古玉賴色試之墨譔譔然乃勝于下岩子石析之則成三硯信奇寶也余友吳郡趙凡夫莆田宋比玉郭聖僕皆有硯癖所見亦多矣殆未有其匹因系之銘銘曰

石而玉質玉而硯材其外可磨其中不回儒席之珍衣褐而懷猗君子哉

葯耕堂集文卷下

松圓詩老小傳　載列朝詩集　錢謙益

程嘉燧字孟陽歙縣人僑居嘉定少學制科不成去學擊劍又不成乃折節讀書刻意爲詩詩三十而詩大就孟陽之學詩也以謂學古人之詩不當但學其詩知古人之爲人而後其詩可得而學也其志潔其行芳溫柔而敦厚色不淫而怨不亂此古人之人而古人之所以爲詩也知古人之所以爲詩然後取古人之清詞麗句涵泳吟諷深思而自得之久之於意言音節之閒往往若與其人遌者而後可以言詩蓋孟陽

之詩成而其爲人已邈然追古人于千載之上矣其爲詩主于陶冶性情耗磨塊壘每遇知已口吟手揮纚纚不少休若應爾華率能鼓說衆之作則薄而不爲諳曉音律分刌合度老師歌叟一曲動人燈炧月落必傳其點拍而後已善畫山水兼工寫生酒闌歌罷興酣落筆尺蹏便面筆墨飛動或詒書致幣鄭重請乞摩挲縮瑟經歲不能就一紙嗜古書畫器物一當意輒解衣傾橐或以贋隻有相給者則持之益堅有子驕稚不事生產經營拮据以供其求左絃右壺

緣手散去孟陽顧益喜以爲好事好客稱其家
兒坐是益重困然而介特益甚語及飾竿牘學
干謁頭面發赤掉臂而去太倉王冏伯嘗謂孟
陽世無嚴武誰識少陵當今能客孟陽者海陽
顧益卿耳爲治裝遣行渡江寓古寺與一二酒
人酬飲三日夜賦詠古五章不見益卿而返在
里中兄事唐叔達婁子柔肩隨從行不失跬步
與人交婉娈曲折臨分執手戶語剌剌至其責
備行誼引經據古垝生患難慷慨敦篤古節士
無以過也萬曆戊午故人方方叔令長治要之

入潞居三年從方幽入燕諸公爭物色孟陽皆避不與見駙符王損仲時時過余邸舍就孟陽談孟陽未嘗一言也崇禎中余罷官里居構耦耕堂于拂水要與偕隱晨夕遊處傍鹿門南邨之樂後先十年辛巳春孟陽將歸新安余先遊黃山訪松圓故居題詩屋壁歸舟抵桐江推蓬夜語泫然而別又明年癸未十二月孟陽卒于新安年七十有九卒之前一月爲余序初學集蓋絕筆也踰年而有甲申三月之事銘旌大書曰明處士某豈不幸哉孟陽讀書不務博涉精

研簡鍊採擷菁英晚尤深老莊荀列楞嚴諸書
鉤纂穿穴以爲能得其用其詩以唐人爲宗熟
精李杜二宗深悟剽賊比儗之繆七言今體約
而之隨州七言古詩放而之眉山此其大畧也
晚年學益進識益高盡覽中州遺山道園及國
朝青田海叟西涯之詩老眼無花照見古人心
髓于汗青漶漶丹粉凋殘之後爲之抉摘其所
由來發明其所以合于古人而迥別于近代之
俗學者于是乎王李之雲霧盡掃後生之心眼
一開其功于斯道甚大而世或未之知也孟陽

好論古人之詩疏通其微言搜爬其妙義深而不鑿新而不巧洗骨刮目鉤營致嵬若將親炙古人而面得其指授聽之者心花怒生背汗交浹快矣哉古未有也二三朋儕各有諷詠孟陽攬筆長吟喜動顏色一字未妥一韻未穩胸中鶻突如凸出紙上横目而捷得之審諦推敲必匠意而後止如病人遇大醫師洞見臟腑癥結雖有堅悍之夫不能不首服也元裕之論溪南詩老云敬之業專而心通敢以是非黑白自任余讀諸人之詩必爲之探源委發凡例辨脉絡

審音節辨淸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纇必指如
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毫不相貸如秋僧得正
法微詰開示幾於截斷衆流朋輩中有公鑒而
無姑息者必以敬之爲稽首敬之之所鑒者今
人之詩而已而孟陽則能上鑒古人斯又難矣
遺山題中州集後云愛殺溪南辛老子相從何
止十年遲世無裕之又誰知予之論孟陽非阿
私所好者哉余故援中州之例諡之曰松圓詩
老庶幾千百世而下有知吾孟陽如裕之者

下缺